

窗外的树

○ 国晓宁

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树是无花果树，另一棵树是石榴树。这两棵树陪伴了我整个童年。

每到夏季，无花果树就会招来一群鸟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还会把即将熟透的无花果破坏掉，十分令人讨厌。为此，母亲买了一张大网，把无花果树罩起来，防止鸟啄果子。

无花果果皮发涩，吃无花果树时，我通常会把皮去掉，只吃里面的果实。熟透的果实特别甜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后来，为了硬化本就不大的小院，父亲把无花果树锯掉了。他把枝条也锯了下来，放在院外的空地上，任由太阳暴晒。当锯条吻上无花果树苍老的筋脉时，树汁在寒风中凝结成琥珀色的泪。

满树的石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格外耀眼。石榴花的花期绵长，一直到夏末才逐渐孕育出石榴果实。夏日的某一天，我吃着从无花果树摘下的果子，欣赏着红

艳艳的石榴花，美妙的童年在花开花落中消逝。

相较于无花果树来说，石榴树的结局比较好点。同样是为了使院子更加宽敞，父亲把石榴树刨了出来，移栽到了姑奶奶家经营的液化气站大院里。第二年，石榴树在新的环境里结出了果实，但是再也没有在我家院子里曾有的味道了。随着天然气的普及，姑奶奶家的液化气站关闭了，石榴树没了人照顾，渐渐不再枝繁叶茂。

富有诗意的叶子、甘甜可口的果实，都是一棵棵树给予人类的馈赠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。

新栽的桃树在混凝土裂缝里舒展根须时，我忽然看见它影子上的石榴花正在输油管道的锈迹上重新绽放。树木在永恒的生死循环中不断更替，就像我们不断告别昨日的自己，又用记忆的碎木搭建明天的巢穴。

玉兰花

○ 陈裕

一条小巷，一处院落，几树白花，我被眼前雅致的景色所惊艳。在我的脚步移动时，一股淡淡的香气氤氲而来，我知道这香气肯定是那些树上的白花散发出来的。

走近矮墙，香气更盛了。这香味似曾相识，再看这几树花也略有印象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看到过。

墙外的甬路上，落有几枚花瓣。许是顽皮的猫儿也被这花的香气吸引，攀爬间弄掉的吧。我捡起花瓣，打算回去问问父母这花的名称。

回到家，我把所见花树的形态说给父母听。母亲看着我拿来的花瓣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是玉兰花。咱们以前在乡村居住时，村子西头老李家就栽种过这种花树。有一年你们几个淘气小子爬墙，把人家的花儿弄掉了许多，你爹为此骂了你一顿，还差点儿要揍你，你忘了？”听完母亲的话，我努力回忆童年往事，模糊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，难怪我睹花闻香时，有种熟悉的感觉呢。

看着手中洁白柔软的花瓣，我对玉兰花的喜欢又增了一分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散步时，我总会走到那条巷子里，驻足欣赏这几棵玉兰树。朵朵白花向天而张，一缕缕香味在空气中弥漫，虽淡雅，却沁人心脾。

三月时节，玉兰竞相绽放，为春天而歌唱。玉兰花，又名木兰、望春花，因其“色白微碧、香味似兰”而得名。玉兰花以白色居多，盛开时晶莹皎洁，颇受人们喜欢。

文人们赞美洁白无瑕的玉兰花时毫不吝惜笔墨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说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明代诗人陆石这样赞美它：“霓裳片片晚妆新，束素亭亭玉殿春。已向丹霞生浅晕，故将清露作芳尘。”白玉兰花色如白雪，从外形上看有“君子之姿”，加上香味清新淡雅，因而具有“点破银花玉雪香”的美感。此外，玉兰花开时，一簇簇一团团，有“堆银积玉”的富贵之态。玉兰树挺拔又优雅，叶子翠绿茂盛，特别是花香正浓时，观赏者可深深体会“花中取道、香气弥漫”的愉悦之感。

三月的气温乍暖还寒，但玉兰花却能于微寒春风中绽放，散发出清雅的香气，实在是让人赏心悦目。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，玉兰花也开得越来越热烈，更加醉人。

多次欣赏玉兰花后，我已深深地被它倾倒了。小时候虽与玉兰花近在咫尺，但由于少不更事，没有真正领略到它的美。经历过风风雨雨，与玉兰花再次相遇，我格外珍惜这一机缘。

三月，我与玉兰花同赴一场春天的约会，心情也愉悦起来。

三月，聊电煤场上的“春天”格外美丽，我多次寻迹而去，用镜头记录下一幕幕感人场景。

放眼整个煤场，触目所及除了煤还是煤，满眼里除了黑还是黑，看不到青草绿树、莺飞燕舞……到哪里去寻找春天的踪迹呢？

迎面走过来一个小伙儿，衣着单薄。天气乍暖还寒，又刚刚降了温，他穿得这么少，不冷吗？但看看他的脸，哎呀，满是汗水，汗水混着煤灰流淌下来。我正满腹疑惑，小伙儿已风风火火地与我擦肩而过……

他这么匆匆忙忙地去干啥？哦，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冬天虽说是过去了，天气也不再寒冷，但“安全越冬，保煤保电”的任务还没有结束。煤场上堆积了一个冬天的煤有些已经板结。煤板结成块后，运输、传送起来都很麻烦。这位小伙子是皮带运行工，刚刚处理完大块卡煤，又急着去处理皮带积煤。汗流浹背的状态，显然证明他刚刚进行了一场苦干。

朝气蓬勃的小伙子，让我感受到煤场里浓浓的“春天”气息。

感知煤场上的“春天”，再去看看另一幅画面——老师傅们干活的情形。

“嗨呦，嗨呦……”循着声音，我看到一位须发黑亮、精神矍铄、身材魁梧的老师傅，他正拖动着一捆很重的东西——煤场防尘覆盖膜，一边拖，一边喊着口号给自己打气，好一个老骥伏枥、干劲满满的场景。

他在干啥？原来，春季来临，风雨增多，煤场怕的就是煤粉被风刮、被雨淋。刮风时，煤粉四处跑；煤粉被雨淋湿后，又黏又滑，不仅运输起来困难，送到炉膛里，燃烧起来也不稳定。为消除隐患，这位老师傅正在为煤粉做防风防雨措施，汗水湿透了衣背，他也没察觉。

饱备干粮晴带伞，丰年也要防歉年。聊电老师傅未雨绸缪、敬业爱岗，让煤场上的“春天”也美了起来。

年轻的小伙儿年富力强，年长的老师傅老当益壮，个顶个都是硬朗朗的汉子，勇于吃苦、乐于奉献，他们就是煤场上的“春天”，煤场上的“春天”就在他们的心里。

煤场上的『春天』

○ 陈清辉